

发展动态

2016 年第 69 期(高教信息总 935 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6 年 7 月 15 日

【本期特稿】

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政府的一个伟大历史性成就是创建了优秀的公立大学。美国优秀公立大学不仅在培养当代大学研究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促进经济增长、创新、公民参与、社会经济流动、民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美国优秀公立大学确实肩负重任,那么大学能否维持和发展让大批学生获得卓越教育这一基本办学宗旨,不仅对美国的教育生态系统极为重要,而且对全球教育生态系统也很重要。所以我想要探讨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直接触及伯克利这类大学的命运与我们未来世界的质量之间所有关联的根本所在:优秀的公立大学是如何产生的?其价值何在?怎样才能保证其在 21 世纪以及未来世界一流大学全球生态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创办公立大学的目的是增加人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将这些大学的教学、科研使命导向更实际、应用性更强的学科。

随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创办,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殖民时期学院的最终转型,公立大学也在发展高层次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还把研究与教育大众的使命紧密结合起来。由此,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加州大学等旗舰公立大学陆续成立,这些大学不仅为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提供优质易得的本科教育,也是科研和研究生培养的巨大引擎。

而今,优秀公立大学与优秀私立大学的区别,既不在于其办学资金来源,也不在于其研究属性。美国优秀公立大学收入中直接来自州政府的只占很小一部分,政府资金支持已经不是决定这些大学公立性质的因素。伯克利加州大学这部分收入只占其总收入的 13%,密歇根大学只占 9%,而弗吉尼亚大学则低至 6%。

区分优秀公立大学与优秀私立大学的也不是其研究聚焦的内容。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学者们出自同样的公德心和公益目的，对不同领域中的类似问题进行研究。虽研究质量可能不同，但公立大学在发展最高水平科研和培养最高水平研究生方面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些方面旗舰公立大学仍然发挥着突出作用。

公立大学还往往与当地政府以及州政府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往往比私立大学更乐于参与政策智库。此外，像伯克利这样的美国优秀公立大学还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即我们校园的社区和社会责任，这一特点最可以说明为什么公共利益与公立大学的未来密不可分。就对公共利益持久而具体可测的贡献而言，优秀公立大学与优秀私立大学一直以来真正的区别在于学生构成。具体而言，公立大学一直致力于而且有能力向尽可能最广大的公众提供卓越的教育。

《纽约时报》最近发布的定量评估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项评估衡量的是美国前 200 所公立和私立高校的易入学程度与可负担程度，结果排名前 7 的高校中有 6 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作为加州大学中入学竞争最激烈的大学排在 6 校的最后，但依然位居整个榜单前 10。因此，优秀公立大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提供受教育机会，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地提供公众负担得起的教育机会。对于伯克利以及整个加州大学系统而言，“公立”从不意味着降低教研品质或减少招生数量。确实，公立绝不是说为所有人提供一般的教育，而是为大众提供优质教育。

公立研究型大学对大众来说很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即大学生不仅通过接触顶尖研究，还通过从本科阶段之初就开始接触各层次的研究人员，从而获得许多关键技能。这些技能不仅能让他们在社会上游刃有余，且能让他们实现人生最大潜能。伯克利以及大多数旗舰公立大学受到重视，应该不仅仅因为这些大学学术品质卓越，还因为它们成倍地拓宽了卓越教育的通道。

目前来看，正如我论述的那样，我们两方面的关键问题都处理得很成功，这令人欣慰。问题是这种成功能维持多久？

如果优秀公立大学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入学机会上，还体现在卓越水平上的话，那么优秀公立大学提供这一重要社会福利的成本也是昂贵的，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学生的求学费用由于高等教育成本的增长仍然在不断上涨。而随着公共资金支持日益减少，许多优秀公立大学越来越觉得好似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选择，要么放弃广开入学通道，要么放弃追求卓越品质。这二者已经开始割裂开来。

除了压低成本，我们还需要开发全新的筹款机制，让公立大学和私营部门之间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新型合作关系。简言之，在州政府投入减少之际，我固然真心希望政府会加大投入，同时我认为私营部门也要更加支持公立大学的使命，因为私营部门不仅受益于公立大学培养的高素质员工，受益于我们所从事的研究，还受益于公立大学始终代表的社会契约。

如果优秀公立大学要坚持服务公共利益的使命，必须以新方式思考跨行业以及跨国界的合作关系。我们计划在旧金山湾建设伯克利全球校园，将多边合作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不仅开展大学间合作，也与产业界合作。我们寻求与那些不仅受利润驱使，而且也受理性的利己主义和社会责任感指引的私营部门开展合作。

我们的目标有两个：第一，以实践证明大学可以建设成为最成功的全球化机构；第二，如果大学间能合作共建全球化课程及全球化教研平台，那么也可能会提出一些有别于以往的模式和想法，让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参与并重新构想全球化和全球高校的未来。这一全球化大学的互利愿景，源于对其全球化未来必然走向的基本评估。未来伯克利不单是围绕全球研究事业而组织起来，还会围绕其变化着的社会经济功能而组织起来，因为这所优秀研究型大学获得的支持和面临的挑战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1960年的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中对州立大学有着“高度现代主义”的愿景，州立大学就是输出为本州经济做贡献的知识工作者的机器。如今的伯克利全球校园则不同，这个校区让伯克利这座一流研究型大学成为促进加州及其公民与世界联系的枢纽，将伯克利学者和当地产业与全世界研究者和创新者联系起来，将全球各地的人力资源和金融资本吸引到加州，然后再流向世界各地。

与内向型传统校园的隐居空间不同，这个新校区是思想、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最重要的是人——流动的场所，这种流动不仅发生在伯克利和外国大学之间，也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进行，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得越来越快。

事实上，这体现了大学间开展合作的新逻辑，并不是要以合作取代竞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排名的核心就是竞争，而是要在我们合作解决共同问题而面临挑战时，在思路经常互相补充。随着合作进程的展开，我们希望全球校园不仅有助于重新构想伯克利、美国州立大学或旗舰大学的作用，而且有助于对我们所有大学的作用进行重新构想。

(摘编自 2016 年第 2 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产学研动态】

中英工程、教育、企业界聚首 研讨校企协同创新

由中国工程院和英国皇家工程院共同主办的“中英校企协同创新研讨会”7月4日在京举行。来自中英工程界、教育界和企业界的300余位专家们汇聚一堂，深入研讨有效开展校企协同创新的模式路径。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达姆·安·道林认为，政府应该降低校企合作的复杂性，去繁就简。尤其要关注人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建议对在企业和学校之间流动的员工进行嘉奖。工信部副部长怀进鹏认为，产学研合作是社会进步的基因。应建立良好的创新生态，弥合校企之间的鸿沟，促进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帮助更多创新型企业跨越“死亡之谷”。

(摘编自2016年7月5日新华社)

【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俄新闻教育高校联盟”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中俄新闻教育高校联盟”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该联盟旨在联合培养国际化传媒人才，将围绕理念创新、内容创新、机制体制建设等课题，在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人才培养方向上做深入探讨。联盟首批35所高校成员单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19所中国大陆高校；2所港澳高校：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14所俄罗斯高校：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等。

(摘编自2016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地方战略与政策】

江苏：到2020年全省15所以上高校进入全国百强

近日，江苏省政府印发关于《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20年，全省15所以上高校进入全国百强，其中10所左右高校进入前50名；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全国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的学科数不低于全国总数的10%；100个左右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全球同类学科前1%；进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一流学科建设行列的学科数，不低于全国总数的10%。到2030年，江苏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建成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等教育强省，支持两所左右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摘编自2016年7月13日中国青年报)